



红血女王 III

[美] 维多利亚·艾薇亚德 Victoria Aveyard / 著 吴华 / 译



国王之囚

选择爱

国王的牢笼!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



红血女王 III

[美] 维多利亚·艾薇亚德 Victoria Aveyard / 著 吴华 / 译

国王之囚

KING'S
CAGE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血女王. 3, 国王之囚 / (美) 维多利亚·艾薇亚德著; 吴华译. 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8.6
ISBN 978-7-5455-3442-9

I. ①红… II. ①维… 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02412号

Red Queen By Victoria Aveyard
Copyright © 2017 by Victoria Aveyard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New Leaf Literary & Media, Inc.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
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6-138

红血女王3: 国王之囚

HONG XUE NV WANG 3: GUOWANG ZHI QIU

出品人	杨 政
著 者	[美] 维多利亚·艾薇亚德
译 者	吴 华
责任编辑	杨永龙 朱迪婧
封面设计	思想工社
电脑制作	尚上文化
责任印制	葛红梅

出版发行	天地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	http://www.tiandiph.com 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
电子邮箱	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	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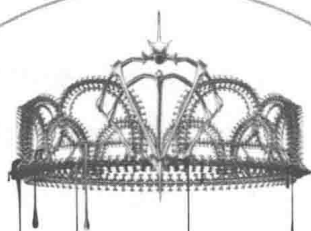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	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8年6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45mm×210mm 1/32
印 张	16.5
字 数	423千字
定 价	45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3442-9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

KING'S
CAGE

—— 第一章 ——
梅儿



他命我起身，我便不得不起身。

链子猛地向上拽起，拉动着卡在我喉咙上那状如王冠的项圈。尖角刺进了皮肤，却不足以刺出鲜血——尚不足以。但我的手腕在滴血，那是久未愈合的伤口，粗糙的手铐已将伤口磨得无知无觉。我的白色衣袖上溅上了深深的猩红色，和浅浅的朱红色，旧的血模糊了，又覆盖上新的血，见证着我所经受的痛苦，展示着梅温王朝给予我的折磨。

他居高临下，神情深不可测。他父王的王冠尖角耸立，让他显得更高了，仿佛那些铁尖是从他颅骨里生长出来的一般。王冠微微闪烁，每一个尖角都犹如卷曲的黑色烈焰，放射着铜和银的冷光。我将目光凝聚在这件熟悉的旧物上，这样就不必直视梅温的眼睛了。他将我拉近，仿佛有另一条链子在手。我看不到，这不过是感觉而已。

一只白皙的手拉住了我伤痕累累的手腕，竟然很轻柔。我不禁猛地看向他的脸，无法移开目光。他的笑容里没有一丝善意，轻薄锋利得犹如利

刃，恨不得将我敲骨吸髓。他的眼睛最为恶毒，那是伊拉的眼睛。曾几何时，我以为它们是活的冰，寒气逼人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最烈的火焰是蓝色的，一如他的眼睛。

烈焰之下的荫翳。梅温固然闪耀夺目，黑暗却侵蚀着他的边缘。他的眼周遍布着瘀伤般的青黑色，眼睛里满是银色的血丝。他失眠了。他比我记忆中的更瘦削，更单薄，更残忍。他的头发黑得如同虚空，垂至耳畔，发梢卷曲，他的脸颊依然光滑。有时候，我会忘记他有多么年轻，我们有多么年轻。在我的裙袍之下，锁骨上的那个字母 M 烙印刺痛着。

梅温迅速转身，手里紧紧拉着链子，迫使我也随着他一起移动。就像月球绕着地球转动。

“看看这个囚徒，见证我们的胜利。”他说，对着面前的大批观众舒展肩膀。至少有三百个银血族，有贵族和平民，有警卫和官员。我痛苦地在视野尽头发现了禁卫军的身影，他们色彩亮烈的长袍让我想起了那颤抖的笼子。亚尔文家族的警卫不离左右，他们白色的衣服使人炫目，他们的异能压制了我的异能，他们的存在几乎让我窒息。

国王的声音穿过宽阔的恺撒广场，在人群之中反射着回声。这里一定有不少收音器和扩音器，好让国王的酷烈言辞传遍整个城市，整个王国。

“这，就是红血卫队的头领，梅儿·巴罗。”尽管我早有预期，却还是忍不住嗤之以鼻。头领。他母亲的死仍然没有阻止他的谎言。“谋杀犯、恐怖分子、我们王国的劲敌。而她此刻于我们面前下跪，其血色展露无遗。”

链子又猛地一拉，把我拽向前面。我伸着胳膊保持平衡，动作迟钝，目光低垂。这真是盛况空前。当我意识到这简单的动作会给红血卫队带来多大损失时，愤怒和羞愧席卷了全身。整个诺尔塔的红血族都会看到我在梅温的控制下犹如牵线木偶，他们会以为我们软弱、失败，不值得他们为之关注、努力，或心怀希望。这不是真相。可我什么都不能做——在这

儿，在此刻，在我站在梅温仁慈的刀锋边缘上的时候，还不行。我很想知道科尔沃姆怎么样了。我们在前往窒息区的路上看到那座军事城市正在燃烧，我的声明广播播出后，那里便发生了暴动。那是革命的第一点星火吗——还是最后一点？我无从得知，而且显然也不会有什么愿意费事给我报纸。

卡尔在很久以前就以全国战争的威胁反对过我，那时他的父亲还没死，那时的他还不像现在，一无所有，除了一个坏脾气的闪电女孩。双方都发生叛乱暴动，他说。然而，站在这里，在梅温的朝廷和银血族的王国面前束手就缚，我却看不到什么分裂。尽管我展示给他们看，告诉他们梅温的囚徒是什么人，他们的至亲至爱被掳走关押，他们的信任已被国王和王太后背叛——我在这儿却仍然是个敌人。这让我想大叫，可我明白，梅温的声音总会盖过我。

老妈和老爸也在看吗？这想法带来一阵悲伤，我紧咬嘴唇，忍住泪水。我知道四周有摄像机正对着我的脸。尽管感觉不到它们，但我就是知道。梅温才不会错过这个让我身败名裂的好机会。

他们还会看着我死吗？

项圈告诉我：不会。如果他只是要处死我，还弄出这样一幅奇观做什么？如果是别人，也许会松了一口气，但我的内心只感觉到恐惧的凛冽。他不会杀了我的。梅温不会的。我从他的触碰中感觉得到。他修长苍白的手指仍然环握着我的手腕，另一只手则牵着项圈上的链子。就算到了现在，我已经是他的了，他都不肯放手。我宁可死在这囚笼里，也不愿接受这疯狂国王扭曲的迷恋。

我想起了他的那些字条，每一张都以怪异的哀叹作结：

再会。

梅温还在说着，但他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变得钝而闷，黄蜂般的嗡

鸣步步紧逼，让我的每一条神经都濒临崩溃。我回过头，目光浮动扫视那些站在我们身后的大臣官员。他们全都骄傲地站着，带着致哀的黑纱。萨默斯家族的沃洛勋爵和他的儿子托勒密，身着打磨光亮的黑檀木盔甲，由肩至腰覆着鳞片般的银甲。一见到后者，我便仿佛看见了鲜红愤怒的血色。我强忍着冲动，才没有扑过去把托勒密的脸撕烂。我真想刺进他的心脏，为我哥哥谢德报仇。我流露出的渴望，让他露出了冷笑。要不是被项圈所缚，要不是那些静默者压制了我的一切能力，我能把他的骨头烧成冒烟的碎玻璃碴儿。

然而，他的妹妹，几个月前与我为敌的人，却没有看我。伊万杰琳的袍子上装饰着黑色的水晶尖刺，身处这一群残忍暴虐之众间，犹如闪耀的星辰。我猜，在和梅温订婚这么久之后，她很快就要成为新王后了。她的视线落在国王的背上，那双黑色的眼睛目光炯炯地紧盯着他的后颈。一阵微风吹过，拂动着她光滑柔顺的银色头发，将它们吹向肩后，但她的眼睛仍然一眨不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注意到我在看她。即便如此，伊万杰琳也几乎没有与我目光相接。她的眼睛空洞无感，我已不再值得她费力关注。

“梅儿·巴罗是王国的罪人，她将面临王权和法庭的审判。她的罪过必须受到惩罚。”

如何惩罚？我想着。

人群咆哮着回应，为梅温的决定欢呼。他们是银血族，但是是“普通人”，并非高贵血统。

当这些人为梅温的言辞陶醉时，那些朝臣却不然。事实上，他们反而神色阴郁，怒气填胸，表情僵硬。尤其是米兰德斯家族的人。他们的丧服上镶着深蓝色——死去的王太后的家族色。与伊万杰琳对我的漠然不同，他们以一种令人惊异的热烈目光盯着我。燃烧的蓝色目光从四面八方投来，我原以为会听见他们侵入我的脑海中絮絮低语，十几种声音像虫子侵

人烂苹果。然而并没有，只有一片寂静。也许站在我旁边的那两个亚尔文家族的军官不仅是狱卒，还起到了保护作用，在剥夺了我的异能的同时，也削弱了那些想侵犯我的人的能力。我猜这是梅温的命令。在这儿，没有人能伤害我。

除了他。

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。这伤害令我腿不能站，脚不能移，头脑不能思考。这伤害来自飞机坠毁、发音装置、静默者警卫的重重压迫。而这些还只是物理上的创伤、瘀青、骨折。这些疼痛假以时日便能痊愈，但另有些伤痛是难以言说的。哥哥死了，我成了囚犯，而这魔鬼的交易达成已有好几天了，我还不能确切地知道朋友们的情况如何。卡尔，奇隆，卡梅隆，我哥哥布里和特里米。我们把他们留在那片空地上了，可他们都受了伤，动弹不得，毫无防备。梅温也许会派杀手返回，替他完成没做完的事。我以自己作为筹码，交换他们所有人的性命，可我甚至不知道这能不能行。

如果我开口问，梅温会告诉我的。我从他的脸上能看得出来。每一句卑鄙低劣的言辞之后，他的目光都会望向我，他为崇拜者表演的一切谎言都以此作为强调。他要确保我在看，确保我在关注他，看着他——就像个小孩一样。

我不会求他的。在这儿不会。不会这样乞求。这点儿骄傲我还是有的。

“我的父亲和母亲，皆死于与这些野蛮人的斗争。”梅温继续指责道，“他们为维护王国完整，为保护你们的安全而献出了生命。”

尽管我已一败涂地，却还是忍不住怒视梅温，视线的交汇犹如火焰般噼里啪啦作响。我们都记得他的父亲是怎么死的，记得凶手是谁。伊拉王太后侵入卡尔的头脑，把老国王珍爱的继承者变成了致命的武器。我和梅温都看到了卡尔被迫弑父的那一幕，看到了卡尔砍下国王的头，也截断了所有继位统治的机会。在那之后，我见识了更多恐怖骇人的景象，但那一幕始

终萦绕不去。

至于伊拉在克洛斯监狱之外发生了什么，我就记不清了。她的尸体本身就是见证，见证了放肆的闪电在人的肉身上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。我知道是我杀了她，毫无疑问，也不带任何同情和遗憾。谢德的突然死亡激起了我的复仇风暴。在克洛斯一役中，我所清楚记得的最后一幕就是他的坠落，是他的心脏被托勒密的冰冷钢针刺穿的瞬间，这是不可饶恕的。不知为什么，托勒密竟然躲过了我盲目的复仇怒火，王太后却没有。总之，上校和我联手，在录影带里展示了她的尸体，让全世界都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我希望梅温也能继承一些她的异能，这样他就能潜入我的脑袋，看看我是怎样要了他老妈的命。我想让他感受到失去的强烈痛苦，就像我自己一样。

梅温结束了回忆满满的演讲，目光停留在我身上。他伸出一只手，更好地展示着束缚住我的链子。他做的一切都有条不紊，好表演出一幅特定的画面。

“我发誓会像他们一样，终结红血卫队以及像梅儿·巴罗这样的魔头，至死不渝。”

死，哼。我想大叫。

人群的咆哮声淹没了我的思绪，他们为国王及其暴政欢呼着。走过那座桥时，那么多人以为他们的至亲至爱是因我而死，我曾为此哭泣。而现在，我仍能感觉到脸颊上已经干了的眼泪。我想落泪，不是因为悲伤，而是因为愤怒。他们怎么能相信这些话？他们怎么能听得进去这些谎言？

我像个玩偶似的收回了目光。我用最后一点儿力气，向一侧伸着脖子，搜寻着摄像机，搜寻着全世界的目光。看看我，我恳求着，看看他是怎样撒谎的。我的下巴紧绷着，眼睛眯缝着，竭尽全力做出自己所认为的坚忍、反抗、愤怒的模样：我是闪电女孩，我是风暴。这犹如一个谎言，

闪电女孩已经死了。

但这是我能为我们的事业、为那些我爱的人所做的最后一件事。他们不会看到我在这最后的时刻蹒跚跌倒。不，我会站住。尽管还没有想出办法，但我会一直斗争下去，哪怕是已然身处野兽的腹中。

又是一下猛拽，迫使我转身面对朝臣官员。冷酷的银血族漠然相对，他们的皮肤被蓝色、黑色、紫色、灰色反衬得更浅更亮，并非生机勃勃的血色，而是钢铁钻石交织而成的脉络。他们的注意力不在我身上，而是在梅温身上。在他们那里我找到了答案，我看见了虎视眈眈。

在这一瞬间，我怜悯起那孤坐王座的年轻国王。随后，在内心深处，我感觉到了一丝希望。

噢，梅温，看看你卷入了何种混乱啊。

我只想知道会是谁发起第一击。

红血卫队——或是王公贵妇，都在伺机撕开梅温的喉咙，全盘接收他妈妈所切盼的东西。

我们一踏上白焰宫的台阶，梅温就把手里的链子交给了其中一个静默者警卫，随后隐入了这座宫殿洞开的入口。奇怪。他如此执着地要把我抓回来，把我关进他的囚笼，却看也不看一眼就把链子塞给了别人。懦夫，我对自己说道。在示众场面之外，他没有勇气看我。

“你会信守承诺吗？”我屏住呼吸问道。好多天不说话，我的声音都变得沙哑了。“你是说话算数的人吗？”

他没有回答。

其他朝臣官员随后走了进来。他们按错综复杂的门第身份排位，队列整齐，训练有素。只有我孑然一人，跟在国王身后，离他只有几步之遥，而那通常是王后的位置。这头衔对我来说太离谱了，绝不可能。

我瞥了一眼那个大个子狱卒，期待着能在他身上看到某些隐藏于忠君背后的东西。他穿着一件白色制服，厚实、防弹，拉链直拉到脖子。他戴着手套隐隐发光，不是丝绸织物，而是塑料——橡胶。我不禁瑟缩起来：这些亚尔文家族的人，除了压制异能之外，还不肯给我任何机会。就算我能在他们持续的静默作用下偷偷放出一点儿火花，那手套也会保护他们，让他们拽住我的项圈、链子、牢笼。这个大块头亚尔文没有看我，他目视前方，抿着嘴唇，聚精会神。其他人也一样，守在我的左右，以完美的距离和他们的兄弟或表亲略作间隔。他们光秃秃的头顶亮亮的，让我想起了卢卡斯·萨默斯。我那和善的贴身护卫，他被处死了，因为我的存在，因为我利用了他。那时候我多幸运啊，卡尔派了那么一个正派有礼的银血族来看守我。而现在，我意识到自己也很幸运，因为冷酷无情的警卫杀起来要容易得多。

他们非死不可，以某种方式，在某个时刻。如果我要逃脱，要召唤回我的闪电，他们就是第一道障碍。其他障碍猜也猜得到：梅温的禁卫军，宫殿里处处可见的警卫和官员，当然还有梅温自己。要离开这个地方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死。

我想象着如何杀死他：用链子缠住他的脖子，把他勒死。这让我暂时忽略了现实：我正步步深入，走进宫殿，踏着白色的大理石，经过那些镀金的高墙，头顶的枝形吊灯闪耀夺目，犹如卷曲的火焰。这里如我记忆中一般美丽、冷酷。一座黄金锁链和钻石栏杆建成的监狱。至少，我不必再面对这里最暴虐最危险的监狱长了——王太后已经死了。想起她——伊拉·米兰德斯，仍然会让我寒而不栗。她幽暗的鬼魂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曾经她撕碎了我的回忆，现在她自己也成了回忆。

一个身着盔甲的人阻断了我的视线，绕过我身边的警卫，站到了我和国王中间，与我们步调一致地走着。尽管没穿禁卫军的长袍，没戴禁卫军

的面具，他却是个难缠的保镖。我想，他一定知道我正琢磨着勒死梅温。我咬住嘴唇，强撑着忍住耳语者的入侵。

但是，不对，他不是米兰德斯家族的人。他的盔甲是黑曜石的颜色，他的头发是银色的，他的皮肤是亮白色的。而他的眼睛——当他回头看向我时——是空洞的黑色。

托勒密。

我龇出牙齿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也不在乎。真想留下我的牙印，真想尝尝银色的血和红血有什么不同。

无法得出结论。

项圈被猛地向后一拉，我的背弯了，倒向地面。紧接着又是一拽，我的喉咙都快要被刺破了。我的头撞在大理石上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但这并不足以让我瘫倒不动。我踉跄着爬起来，余光瞥见托勒密转身面向我，腿上也佩着盔甲。我又扑过去，项圈又拉住了我。

“够了。”梅温轻蔑地说。

他高高在上地看着我可怜的报复手段。其他人也停了下来，有些还向前围拢过来，想看看这邪恶的红血耗子在做什么徒劳的挣扎。

项圈似乎收紧了，我难以呼吸，伸手抓着喉咙。

梅温盯着那不断收缩的金属：“伊万杰琳，我说了，够了。”

我顾不得痛，回过头看见她站在我身后，一只手紧握拳头。她也像梅温一样，紧盯着我的项圈。那金属一下一下地抽动着，必定和她的心跳节奏一致。

“让我来给她松绑。”伊万杰琳说道。我觉得自己一定听错了。“在这儿，放开她，撤掉警卫，让我杀了她，杀了闪电还有一切。”

我像他们所认为的怪兽那样咆哮着回敬她。“试试看。”我说道，满心希望梅温能同意。尽管我浑身是伤，被静默者压制了好几天，以前也总是

在这个磁控者女孩面前处于下风，但我还是想要接受她的挑战。我曾经打败过她，也能再打败她一次。至少，这是个机会。比我所期待的机会要好得多。

梅温将目光从我的项圈转向他的未婚妻，面色紧绷，阴郁沉沉。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妈妈的影子。“你是在质疑国王的命令吗，伊万杰琳小姐？”

伊万杰琳的牙齿在涂成紫色的嘴唇之间闪闪发亮，她那宫廷礼节的外壳开始摇摇欲坠，但在她真说出什么要命的话之前，她的父亲走上前来，用胳膊碰了碰她。这信息很明确：服从。

“不。”她怒道——其实意思是“是”。她垂下脖子，偏了偏头：“陛下。”

项圈松开了，又恢复成我脖子的粗细，甚至还比之前松了点儿。真希望伊万杰琳不是像她勉强表现出来的这么谨小慎微。

“梅儿·巴罗是王国的罪人，这顶王冠再合适她不过了。”梅温是说给他暴躁的准新娘听的，他的目光扫过其他朝臣，让自己的意图更为明确。“死，太便宜她了。”

贵族们开始絮絮地交头接耳。我听见了一些反对的话，但更多的是赞同意见。这太奇怪了。我本以为他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以最惨的方式被处死：绞刑、喂秃鹫、在红血卫队曾出没的所有地方都洒上我的血。我想，他们是想给我比这更糟的命运吧。

更糟的厄运。

那是乔之前说过的话。那时他已看到了我的未来会如何，看到了我的路会通往何方，他知道这一切会发生的。知道，并且告诉了国王。以我哥哥的性命，和我的自由，换得在他身旁的一席之地。

我在人群中找到了乔，他和其他人略有间隔，眼睛红肿，死气沉沉，早衰的灰发简单地束了起来。这是梅温·卡洛雷的另一个新血傀儡，绑着

我看不见的链子。我们那个解救儿童军团的行动尚未开始就被阻止了，就是他帮梅温干的。他把我们的路线和未来都告诉了梅温，把我打包献给国王当见面礼，背叛了我们所有人。

乔也在凝视着我，当然。我并不期待他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，反正我也不会接受。

“那么审讯呢？”

我的左侧传来一个不熟悉的声音。不过我认得那张脸。

萨姆逊·米兰德斯，角斗场的一员大将，残忍的耳语者，死掉的王太后的表亲。他用肩膀推出一条路，向我走来，令我不禁瑟缩。在另一个故事里，我曾见识过他让对手刺死了自己。那时，奇隆坐在我身旁，看着，欢呼着，享受着他最后的自由时光。然后他的老板死了，我们的整个世界都完了。我们的路彻底改变了。而现在，我瘫倒在这完美无瑕的大理石地板上，浑身冰冷，流血不止，还不如国王脚下的一条狗。

“审讯是否也太便宜她了，陛下？”萨姆逊用白白的手指头指着我，继续说道。他捏住我的下巴，强迫我抬起头。我强忍着咬他的冲动，不想给伊万杰琳另一个勒死我的理由。“想想吧，她都看到过什么，她都知道些什么。她是他们的首领——是击溃她那个邪恶组织的关键。”

他错了，但我的心脏在胸膛里怦怦疾跳。我所知道的东西足以造成巨大的破坏。塔克岛在我眼前一闪而过，还有上校，还有蒙弗的那兄弟俩。军团的渗透计划，各个城市，乡野间的“威斯托”们——他们正护送流亡者到安全的地方去。这些必须严密保守的宝贵信息，现在就要被迫坦陈。我的所知所想会让多少人陷入险境？我被击破之后会有多少人送命？

而这还只是军事情报，更糟的是我自己思绪中的阴郁之处。那些暗角里深藏着我最恶毒的邪念。其中一个就是梅温。我记得他、爱过他、渴望他，这是真实的。还有卡尔。为了留住他我都做过些什么，忽略过什么，

关于他的忠诚我都自欺欺人地想过些什么。我的愧疚和我犯过的错啃噬着自己的内心。我不能让萨姆逊——或者梅温，看到这些东西。

求你。我想乞求，嘴唇却动不了。正如我憎恨梅温，正如我希望他痛苦，我也知道他是我最好的机会。然而，在他最强大的同盟和最险恶的敌人面前乞求仁慈，只会更削弱这弱势国王的根基。于是我保持沉默，尽力不去想萨姆逊抓住我下巴的手，而只把目光停留在梅温脸上。

他接住了我的视线——那么长久，又那么短暂。

“依令行事。”他生硬地说道，对我身边的警卫点了点头。

他们把我拎起来，力气很大却不至于弄伤我。他们用手架着，用链子拽着，把我带离了人群。所有人都在我身后了，伊万杰琳，托勒密，萨姆逊，梅温。

梅温转过身，朝相反的方向走去，走向那唯一能令他感觉温暖的东西。
冷酷的烈焰王座。

